

绿色的回忆



7.1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征文选集

1979

I217.7
+5

绿 色 的 回 忆

白城市“征文”办公室



A81.6902

目 录

旱海的春天（代序）·····杨喜贵

小 说

带血的回答·····高福胜 张建华（1）

海 报·····岳 权（12）

仇 人·····刘成志（19）

汇报之前·····岳大平（33）

主婚人·····张友山（38）

本 钱·····付之贵（46）

守门人·····张志勇（62）

婚礼上的花圈·····张 楫（67）

冬冬上学（儿童文学）·····杜 娟（82）

洗夫人（历史小说）·····王志巨（90）

散 文

绿色的回忆·····崔 巍（109）

雪 夜·····李 栋（114）

啊，我未来的职业·····杨占荣（119）

黄昏颂·····殷治中（122）

诗 歌

巧嘴巴·····蔡长茂（125）

夜校考场上·····	文乾义 (127)
车轮颂·····	赵铁民 (131)
小站灯火·····	田蕴奇 (133)
对 手·····	杨占荣 (135)
金花引我把家还·····	杨 柳 (137)
巧手绣春天·····	刘桂荣 (139)
纺织厂短歌·····	肖振勇 (140)
放牧姑娘·····	张全云 (141)
榆树行·····	周百度 (142)
帮风见闻·····	周明义 (146)

文 艺 随 笔

不要“框子”里的爱情·····	孟令政 (147)
短篇小说要短·····	杨泳泉 (151)

寓 言

黑猫与白猫·····	王铁民 (154)
兽中王跳涧·····	辛庚尧 (156)

曲 艺

紫燕盗令(二人转)·····	韩殿阁 张 梅 (157)
二嫂上工(单出头)·····	任建红 黄 光 (169)
二婶卖猪(单出头)·····	李增伦 王国清 (175)
封面设计·····	景 泉

带 血 的 回 答

高福胜 张建华

一台火车头，“呼嗤，呼嗤”喘着粗气，缓缓地驶进机务段车库。

机车进库，检修工就得忙乎一阵子。我正准备着检修时用的工具，突然“哇——”地响起一阵电铃声。“怎么？又下班了？！”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，原来离下班时间还差一个点呢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这些日子电铃也象患了精神病，动不动就抽邪风，不再象过去那样准时守点了。

我放下手中的工具，赶忙去问师付：“王师付，是不是又要开批斗走资派大会？”

也许我问的急，师付没听清我的话，连往常师付习惯用的单音字“嗯”我也没听到。这时，我才注意看一下师付的脸，只见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那高挂的电铃，然后又瞧瞧我，毫无表情地说：“下班了，今天没你的事，回去吧。”

师付的话似乎带点命令性，按我的理解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有照办就是了。在师付面前不该问的话，我从来不敢问，问了也得不到回答。我做他的徒弟才半年，还摸不透他的脾气，只觉得他心眼儿挺好使，就是太古怪。冷冰的面孔从来也不带一丝笑容，整天也听不到他说几句话。跟他干活，不合他的意，就用眼珠子瞪你，让你返工，然后“嗯”一声算是过了。

关。说实在的，我真不大喜欢师付的怪脾气。“哼，怨不得都管他叫王老怪，跟徒弟都这样。”我心里暗暗埋怨着，而且觉得这些日子师付好象比往常又怪了许多。

提前下班，工作没个准点，这是运动以来常有的事，大家对这些倒不象一开始那么觉得新奇了。按照我们机务段造反派里的头头——李大吵吵的话来说，这叫停产闹革命，是斗争的需要。可今天，为什么师付却叫我先回家呢？也许又要开什么内部会吧？我胡思乱想着走出机务段的大门。

一阵凉风吹过，飘来一股难闻的臭墨味。我环顾一下四周，原来在大门的两侧，又新贴了两条特号大标语“横扫一切走资派！”“用生产压革命罪该万死！”对这样的标语，我读起来总觉得不是滋味。这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当权派，而且正在抓生产。

父亲也在机务段工作，是个付段长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机务段四个领导，运动一来，斗倒了三个，唯独我父亲没倒。这大概因为他是斗大的字不识两升的大老粗、在机务段干了三十年老工人，旧社会受过苦，领导生产还有一套，象我师付那样的老工人全知道他的底细。“黑邦”“黑五类”那样的话，用在他身上，总是不大贴铺衬，至少我是这样看的。

不过，我总是为父亲担心。他的脾气犟，说话冲，办事太认真，缺少“灵活性”，认准了的道，宁死不回头。不知怎的，我常预感到父亲要为此而吃亏。再说，这些日子让你意想不到的事，发生的太多了。机务段的老书记，本来是全铁路局出名的好干部，才几天功夫就成了“三反分子”兼“走资派”，斗他时带了两块大牌子。你说，这是啥道理？真叫人费解。

我边走边琢磨今天贴出这两条标语，又有什么新的含义：“横扫一切，横扫一切……”

“唉呀！”我象触了电一样，一直提着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。我的头脑此时似乎有点特别的敏感，好象有什么不祥之兆。“今天，会不会是……父亲……？”

父亲昨天没回家。这若是在以前并不奇怪，为了工作几天几夜不回家对父亲来说是常事。可现在——，现在是什么时候哇！

我忘了师付的“命令”，掉头就往回跑。“一定在大礼堂！”我判断着，因为这个礼堂是经常召开批斗走资派大会的地点。到了礼堂，推门一看，里面却是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我轻轻缓了一口气，但愿对父亲的担心只是多余。

这里没有，会不会在别的地方？我尽力思索着每个应当去找的地方：专政队？学习班？还是小会议室（现改为审讯室）？我索性向这几个地方走去。

离礼堂最近的是小会议室，往右一拐就到。会议室的窗前栽满了苦丁香，如今，阵阵秋风已掠去大部分树叶。我分开苦丁香的干枝，抄近路直向会议室奔去。乱哄哄的斥责声，噼噼啪啪的敲打声，一古脑儿挤进了我的耳孔。我刚松弛下来的心一下子又紧缩起来，几步就冲到了窗前。此时，我所担心的一切终于发生了。我一眼就着见父亲站（确切说应该是蹶着）在紧里边，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，写着：“走资派马雨盛”。在父亲的名字上还用红笔重重地打了一个大叉。父亲不断地皱着眉头，紧咬着嘴唇。呵，血，分明是鲜血一滴滴从父亲的脖子上，衣领上流了下来，不断地滴在那块牌子上，同那用红

笔打的叉叉融汇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色，哪是血了。父亲的名字模糊了，我的眼睛也模糊了……我擦了一下眼睛，把它紧紧地贴在窗上，原来挂在父亲脖子上的除了牌子，还有两块用特细的铁丝拴着的闸瓦！天哪，两块闸瓦五十来斤哪，何况是用那么细的铁丝。

“这是干什么？！”我差点喊出声来。

这时，只见屋子里的人蠕动了一下，一个人向父亲挤去。他又要干什么？这群暴徒，什么都会干得出来。我用眼睛盯住那个人的脸。啊？！怎么会是他？真没想到，他却是我的师付。怎么？他也在这，他也参加这样的会？

“低头！”

我真不相信，这话竟是从师付的嘴里喊出来的。又见他上前用手狠狠地提了一个闸瓦，然后放下。只见父亲紧皱的眉头抖了一下，眼泪顿时涌了出来。这，这一定是难以忍受的疼痛。我对师付恨极了。什么师付？“王老怪”！我想起了他的外号。你，你……你是我父亲的老同志呀！你总该了解父亲呵！你、你……再怪，也不该这样啊！这真是人心难测呀。

不知是谁猛地敲了一下桌子，看不清他的脸，背着窗户，向父亲吼道：“今天你必须交出整造反派的黑材料！”

“什么黑材料？”我怔了一下，简直闹糊涂了。

“交不交？”

父亲仍不作声……

接着这个人用手指了指闸瓦：“认识它吧，咱铁路的特产。你用生产压革命，压造反派，这回咱用这大闸瓦压压你。怎么样？够滋味吧？哈哈……”他狼嗥似地狂笑了两声。这噪

门好熟呀，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听得出是谁的声音。这分明是那个李大吵吵，那个几天前还向父亲点头哈腰，咧着大嘴龇着黄牙，满脸堆笑的李大吵吵。

实在没想到，是他。李大吵吵是大家送给他的外号，本名叫李井森。他原是机务段材料仓库的保管员，六五年因合伙贪污盗窃仓库物资被察觉。他见势不妙，来了个金蝉脱壳，主动坦白说自己贪污了一百一十元，并积极退赃。正准备对他的问题进行彻底清查时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全机务段李大吵吵竟第一个贴了几张大字报，有了资本，成了全段造反最早的头面人物。不过，说不上是啥原因，他对父亲和我始终还挺客气，有时常去我们家套近乎。尽管父亲从来就不爱搭理他，但我总觉得他似乎比“王老怪”好些，谁知都是一路货。

一阵阵皮鞭声，闸瓦的撞击声，使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。李大吵吵正转身向一个人小声吩咐着什么，之后又青筋暴跳地追问起“黑材料”来。在他那付铁青脸上，一对瞪圆的金鱼眼珠充满了血丝，再加上那阴阳怪气的破嗓门，简直就是一个凶煞神。不，是一条穷凶极恶的狼，可恶极了。

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，紧缩的心简直要爆炸。我要闯进去，要质问他们几个为什么。那个李大吵吵，还有那个王师付你们干什么？我父亲一心干革命有何罪？他错在哪里？你们诬陷他是黑邦、黑手、黑干将、黑材料，黑、黑、黑……可滴在那黑牌子上的却是红心里涌出来的殷红殷红的血呀！

我一脚踢开了会议室的门，不顾一切地闯了进去。

“滚出去！”

我知道这是李大吵吵在喊，但我仍旧往前挤，要指着鼻子

问问他。

一只手拦住了我。“是你，王老怪。”我用愤怒、决绝的目光瞥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拦我……”于是，我推开了他，直奔李大吵吵。

“嘿嘿”，李大吵吵龇着那口黄牙冷笑着：“想干什么？你这个走资派的崽子，是交黑材料的吗？”

我使劲地吐了他一口，姓李的一下子吼了起来：“你不服，要翻案！能翻案就能替你老子挨斗。来人哪，先刹刹他的威风！”

说话间，一窝蜂似地上来几个手拿家什的人。这当儿，不知是谁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用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把我拖出门外。“你给我回去！”我抬头一看，又是他，“王老怪”。

我毫无办法，慢慢向家中走去……

一腔怒火，无处发泄。我的心乱极了，犹如一团乱麻。我替父亲担心，我恨李大吵吵那伙人，我恨曾经是我师付的“王老怪”，我也搞不清什么“整造反派的黑材料”。回到家时，已过七点了。我无力地靠在椅子上，刚刚坐定，纷乱的脚步声，嘈杂的人声，就一下子涌进了我的家。满以为父亲被押送回来了，我刚起身向门口走去“哐啷”一声一伙人破门而入。我立刻明白，这是来抄家。看来小会议室的审讯，没捞到什么稻草。抄吧，总有算帐的那一天。不过，真没想到，他们来的这样快，我后悔自己没来得及收拾一下父亲常用的东西。

我不安地注视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行动。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我观察的这邦人中，又看见了那张使我气愤的脸，抄家的事悔也来干！

“王师付，你也来了！看来这些人还是你带的路呗？”人气极了，反而会镇静，我想用更难听的话挖苦他——这个曾经叫我感到“畏惧”的师付。

王师付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，从喉咙里发出了惯用的单音字“嗯”，随后对我连瞅都没瞅一眼，闷头翻腾起来。他的动作也一反常态，是那样的敏捷，我父亲常用的那张桌子和几个抽屉都被他翻过了，当别人进里屋翻箱倒柜时，他从我父亲的床下，好象摸到了什么，随即异常利索地揣进裤兜里。什么东西，难道真有什么黑材料？我惊愕地站在那里，他用威严的目光使劲瞪了我一下。

又抄了一阵，凡是能翻的地方都搜个遍，看来没达到目的，尽管他们手里边拿着一些东西，舍不得扔下。只听一个家伙喊了声：“再回段长办公室去搜”。他们就象一群亏了本的赌棍懊丧地走了。

家里乱糟糟的，我也没心去清理。不知是气的，还是饿的，连最后的一点气力也失去了，浑身发软地跌在床上，望着天棚发傻。我想父亲从此再不会回来了，也会象别的当权派，戴着高帽，挂着牌子，游斗、拷打……还得天天“请罪”。心里一阵难过，眼泪滚了下来。我不能没有父亲，尤其是这样好的父亲。当我十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父亲对我这个独生子，一方面承担着父亲的责任，另一方面担负着母亲的义务。他严格地要求我，细心地照料我，用他那正直的品行，忘我的工作熏陶我。这该是多么值得欣慰的父亲哪！历史清白没有一丝污点。对此，连李大吵吵那号人也不得不默认为。工作上业务精通、责任心强，人称“土专家”，群众哪个

不拥护他？可他……为什么要受这样的非难？他有何罪？难道就因为他冒着武斗的弹雨亲自开着机车完成运输任务？难道就因为他抓了生产？难道就因为他是当权派？我真不明白，我的心要碎了！

父亲真的不会回来吗？不知是习惯，还是不甘心。我离开家，向机务段走去——象往日那样去接父亲。

实在出乎我的意料，在段门口我竟遇上了父亲。父亲用手捂着腰，艰难地迈着步子，每一步都是那样的迟顿缓慢。我跑上前抱住了父亲，看着他那遍体伤痕的血迹，差点哭出声来。我想诉说家里发生的一切，想倾吐挤在胸中的疑团。可是父亲的目光制止了我，用手指了指后边，说了声：“太晚了，快回家吧。”我往后一看，果真有人影贴着墙边晃动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人影，没错，是他，那个“王老怪”。我赶忙把父亲搀扶回了家，生怕让人抢走。

一进家门，父亲似乎忘了伤痛，直奔那张床，用手掀开床单和褥子，小心地摸索着什么。立刻，我意识到有点不妙，急着问：“咱家真有什么黑材料吗？”

父亲的语气十分肯定：“是有一份材料，但不是黑的，是李大吵吵他们的罪证！”

“什么罪证？”

“他们盗窃国家物质的罪证。这是一份证据确凿的揭发材料，事关重大，不是一个人，百八十元的一般贪污。他们是一个几十万元的大盗窃集团。这份材料刚到两天，只待最后核实，公布于众，他们就会现原形。”父亲停了一下，缓缓地说：“段里的档案室让他们砸了，办公室叫他们占了，没办法

只好暂时把这份材料藏到家里。昨天，不知他们从那儿掏来了这个底儿，就抢先下手了，逼我交出来，说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。这个人面兽心的李大吵吵急着要销毁罪证，连他们半夜‘过堂’的老规矩都打破了。这不，天没黑就搞起逼供信来，真是狗急跳墙啊！哼，豁出老命，也不能让他们得逞。”他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摸索着。

“坏了，你不用找了，肯定是他们搜去了”。我焦急地告诉父亲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，是一个你想不到的人搜走的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师付”。

“不可能！”

“有什么不可能，就是他领来抄家的，运动一来都变样了。”

“不，不会的”

“爸爸，你真糊涂，今天斗你时，他不也喊让你低头了吗？还使劲提了一下闸瓦……”

没等我说完，父亲的眼睛就有些湿润了：“孩子，你不知道，挂闸瓦的铁丝已勒进了肉里，多亏你师付把闸瓦提了一下，放在我的衣领上，使我减轻了痛苦。我知道他的心，也理解他的处境，这样的人不会变的。”

父亲的这番解释，使我越发糊涂起来：“那他为什么参加那样的会？为什么拿走那份材料？又为什么要跟在咱们后面？……”我连珠炮式的问话，父亲好象也不知如何回答。忽然‘

我们在窗外的月夜里发现了新的秘密：“爸爸，你看，他还在门外守候，手中拎着棒子，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也许……，嗯，道理总该有的。”父亲迷惘地望着窗外，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“弄不清的事太多啦！比如，李大吵吵为啥会放我回来？还有……还有那份事关重大的材料，现在在哪儿？”

是呀，这许许多多的问题由谁来回答？

夜已经很深了，星星不安地眨着眼睛，月亮小心地洒着青白的光。月光从窗外透进来，照在我和父亲的身上。我们都睡不着，一连串的为什么纠缠着我，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份材料。他几次要出去查找，我都拼死拦住了他。谁知道，那帮家伙在耍什么花招？

这时，有两个黑影从窗前一闪，我正要叫父亲，只见又一个黑影马上追了过去。父亲大概早就看到了这一切，先推了我一下。我们赶紧穿衣起床。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一句严厉的喝问，听声音好象是王师付。接着是激烈地撕打声，随后是“啊——”的一声惨叫……

我和父亲急忙赶出门时，只见一个人倒在地上，前边有两个黑影闪进了黑暗里。我拼命地喊起来：“抓坏人哪！来人哪——”喊声在夜空回荡，周围住宅里的职工都被惊动了。

当我和父亲上前扶起倒在地上的那个人时，借着月光我才发现，他不是别人，又是王师付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嘴角流着血，身旁有一根棒。

“老王，老王，怎么回事？”父亲使劲呼唤着。

王师付挣扎着要站起来，但已不能够了。他大口大口地喘

气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老马……，李……想害你，我……盯着他们。他们……怕材料……，说你——自杀……，明天……”

“明天，明天又怎么样？”父亲焦急地问。

王师付的嘴唇动了几下，却没说出话来。他用左手费力地在裤兜里掏着，掏着，终于掏出一个纸包来。他头上的血流着，流着，流到了脸上，滴到了脖领里，又顺着左臂流到手上，浸透了手中的纸包。他望着接过纸包的父亲，两眼闪动着灼热的光芒，嘴角安祥地微笑着，吃力地发出了最后一个单音字：

“嗯”，接着，微笑的嘴角又颤动了两下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，把头轻轻歪在父亲怀里，慢慢合上了眼睛……

父亲拼命地喊着：“老王，老王……”这声音撕裂了人们的心肺，却唤不来王师付的回答。

被惊醒的人们，围在王师付的遗体旁，看着父亲打开手中的纸包。这就是李大吵吵等人的罪证，就是那份不容抵赖的揭发材料。如今，上面已沾满了王师付的血迹——这是永远毁不掉的罪证。

悲愤欲绝的人们越聚越多，越聚越多……相距不远的机务段里，一台火车头使劲鸣响了汽笛。汽笛声划破了夜空，震撼了大地……

此时，我的心情格外难受，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。此刻，我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还有那么多为什么吗？面对着这带血的回答，师付，我错怪了你……

海 报

岳 权

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个死人的名字竟在我的听课证上出现了。我戴上二百度的花镜，主讲人的名字放大了一倍多，没错！我毫无根据地认定了主讲人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已经死去的老师。我急匆匆出了办公室，向科协礼堂走去。

春天的傍晚，下班后的人们熙来攘往。各种鲜艳的服装一改严冬季节的青一色。我好象在花海中荡着一只小船，迤逦急行。突然，春城影院广告栏里的《摩登时代》映入我的眼帘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手里的听课证渐渐变成了一张海报，依稀出现在这个广告栏里：

史无前列的大革命把人们归拢到各自的司令部里去了……我失业了。然而党的信任人民的期望使我诚惶诚恐。我衷心地恳求，没选准攻打目标而又愿意学习的青年找我教课。我一定尽心效力，以充无依之虚，解无聊之苦，报国报民血哺之愿。

××学院化学讲师 钱成进

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

离开了电影广告栏，海报仍然紧紧抓住我的记忆：

看了这张海报，我淡然一笑，这个“逍遥派”怎么这样不消停！但是，一个“靠边站”的“走资派”的“吹鼓手”有什

么理由讥笑这样一个“逍遥派”呢？自己本想用“一棵松战斗队”的声明试图躲进“世外桃源”，此刻却决定去拜访这位“逍遥派”了。我径直奔向这所学院，只不过心里祈祷着这位钱讲师的精神没有问题。

学院的大门站着“哨兵”，可是戴着红袖章的一些人进出自如。我向一个熟人借了红袖章戴在臂上，进了学院。学院里的人三五成群的贴大字报，几十个人聚在一起辩论，各个面孔严肃，我不敢近前。在教学大楼前我遇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他面色青白，眼角微微向下，没戴袖章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穿着一双棉皮鞋，旁若无人的踱着步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小声说：“同志，打扰一下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啊，没关系，”他语无伦次地打断了我的话，看了一眼我戴的袖章，指着辩论的人群说，“有事去找他们。”转身进了教学大楼。

我踌躇了一下，也进了教学大楼。楼里每个教室都是空荡荡的。走到三楼东侧尽头的一个教室门口，我发现一个人双手托腮，坐在一张课桌前闭目深思。我认出他就是刚才进楼里的那个人。我轻轻敲了两下开着的门，他立起身来，不屑看我一眼，从身边走了出去。

“钱讲师！”我猜他就是钱成进，轻轻地喊了一声。

“串连吗？”他那无神的眼睛闪了一下。

“我看了您的海报。”我摘掉袖章。

“你——”

“向您求教。”

“我从来不开玩笑。”钱成进那暗淡的眼睛射着逼人的